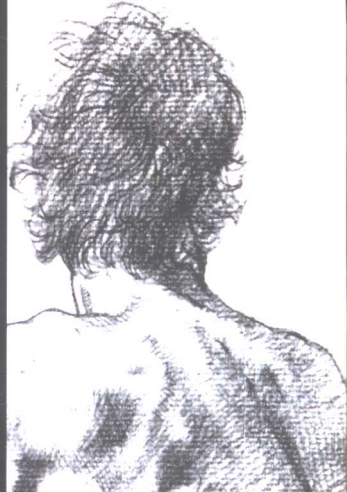


蓝楼

薛宝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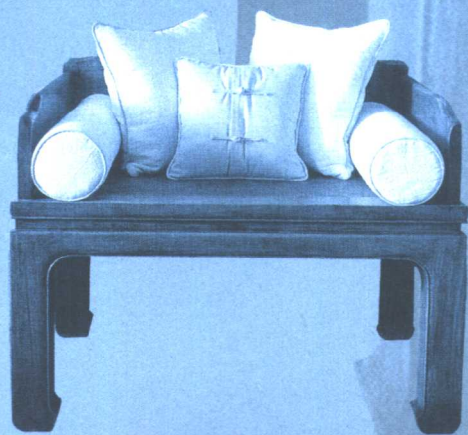
山东文艺出版社



蓝楼

薛宝新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蓝楼/薛宝新著.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2.6
ISBN 7-5329-2028-3

I. 蓝… II. 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3812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5 插页/2 千字/264
印 数 1-5000
定 价 18.00 元

内 容 提 要

一座蓝楼里，演绎着一个关于男女情感的驳杂的故事。

青年工人戈列夫因写作特长调入市机关，同事老大姐讥讽他要打“光棍”，实是想给他介绍对象。戈列夫遂与大学女教师罗姬结识。罗姬的学养征服了戈。婚礼上诗人鸭子和编辑冯骥来贺，罗的同事王漂亮因谈文学而爱上鸭子。

戈列夫婚前曾为对付舆论干扰，“借”老友“刺猬”的新婚妻子温笑蓉扮女友，温的美丽在戈列夫心中留念颇深。戈婚后发表了很有影响的中篇小说，工作从市机关上调省机关。此时温笑蓉来叙旧，瞒过丈夫电话邀戈同看电影。

王漂亮在与罗姬夫妇的交往中，不知不觉爱上了戈列夫，借谈文学对戈大胆进攻。

婚外情感的冲击，深化了戈列夫对生活的理解，明白自己并不爱罗姬。这时机关女同事吴冷佳的女同学梦海伦出现，终于使戈列夫坠入情网。

罗姬执着于去名牌大学进修和四方讲学。戈列夫与梦海伦幽会中，提出等罗姬科研项目完成后，与罗离婚，同梦正式结合。这时上级派戈列夫远出参加培训。戈在学习期间收到梦海伦出国后的来信，叮嘱戈列夫一定等着她回国团圆。

戈列夫被大雨浇淋住院，吴冷佳告诉戈，梦海伦于圣诞平安夜在国外因难产与婴儿双双谢世。戈列夫悔恨因太粗心而不知梦海伦怀了自己的孩子。

多年后，新世纪早晨，罗姬拨通戈列夫电话，建议戈投考她的研究生……



作者简介

薛宝新，男，一九五一年生于太原。自学考试大学学历。青年时修过铁路，当过炼铁工人。后调入省二轻管理机构，先后任厅办秘书、办公室副主任等。现提前退休，受聘于山西大学法学院。八十年代以来，陆续在《清明》、《当代》、《开拓》、《丑小鸭》、《都市》、《山西文学》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数十万字。山西省作协会员。

责任编辑

姚焕吉

封面设计

张振钢



幽蓝的楼群，早被多色灯光污染。夜空中不会再有月亮。

新世纪开始不久这个夜晚，失眠的我突然感到孤独。坦率说这种孤独很快变成一种可憎的欲念，巴望身边能有个让我忘掉寂寞的女人。

踌躇几度，我翻出一些名片，目光停在一个叫王漂亮的女人的无绳电话号码上。这时我已四十四岁，与罗姬正式离婚已有九年，当时她还是副教授，如今已是教授。当今的王漂亮，应已三十八岁，系罗姬同事，曾嫁给我的好友鸭子。三年多前，我的另一好友冯骥出任《星光》主编，同时出了一本题为《离婚时尚》的随笔集子，约一些人庆祝。我虽不沾酒，但也去了。场面有些不够热闹，原因或许是爱逗乐的鸭子和王漂亮夫妇俩都没到，而我的前妻却出席了。冯主编透露消息：王漂亮终于跟鸭子离了婚，起因是“文化环保有限责任公司”的总裁鸭子，涉嫌引诱女秘书怀孕，让王漂亮抓到了证据。

“对咱们这些人来说，婚总是要离一半次的，只不过离的代价有不同，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如鸿毛。至于列夫你，未免损失惨重！”

当时冯骥压低声为我叹息，感慨万端干了一杯。

那天我的前妻罗姬仍向我友好碰杯，顺便给了我这张王漂亮的名片。席间还听到窃议：罗姬近来与她的某个研究生交

好。

我开始拨号，念头本来欠端正，神经便觉得紧张。

电话一通，听到王漂亮的喂声，我居然胆怯得赶紧挂了机。谁知她的手机能显示来方号码，我的电话紧跟着被她拨响。

“喂，想必是小列吧，大半夜，你突然来骚扰一个还不算太老，或者说风韵犹存的寡妇，想要干吗？”

这几年，我新调整了稍宽一点的住房，电话号码也跟着变更。王漂亮居然知道这个号码代表戈列夫，可见她于茫茫人海中对我的关注。为此我一时心热，但又觉得她缺少蕴藉的放任笑声，似乎分量不足，恐难以担当我的寄托。

我先抵赖，说是随手拨错号了，小户人家不姓列。

她说去你的吧，戈列夫你给我听着！你这人最大毛病是不老实。咱们都老大不小，差不多快要死了。如果闷得慌，想找老伴，直说怕什么？

她的感觉超前到位。我的优点是闻过则喜，知错就改，马上检讨自己不老实的问题。我说，没错，几年不见了，突然就想到了你，不过你的寡妇提法欠妥，鸭子并没有死。

我感觉王漂亮在电话那边慵懒而舒适地翻了个身：

“真想了？哼，我就知道，你最终会想我的，可惜迟了一步！你得明白，如今的单身女人，身边其实并不缺少性伙伴。”

她又放低声：

“我床上现在就有个男人，很性感！”然后得意地挂了机。

我有些不服气，把电话再拨过去。

王漂亮故意拖了好久才接，还做出刚从酣睡中被惊醒的撒娇腔，拉长声问，是谁这么讨厌。我说小王，我今晚确实心乱

如垃圾，想听听你的声音，找回一点过去的感觉。王漂亮乐起来，说这还像句人话。

“九六年底我离婚后，你就跟我断了联系，是忌讳什么吗？”

王漂亮声音轻了一点。

我无言以对。其实没忌讳什么，是当时思想上不怎么牵挂她。

王漂亮没再难为我，坦率说，她现在也很闷，床上并没什么男人。

“如不怕天冷，打个车过来吧。”稍一停顿她又说，“等一下，我开车去你家怎么样？”

如今时尚女人都在学开车。鸭子被那个怀了孕的秘书小姐缠上，不得已与王漂亮离婚时，把刚买的捷达留给了王漂亮。

我最初的欲念已被冷静驱散，不得不掂量我与王漂亮过去多年可以说比较纯净的友谊。迟缓说，据统计如今盗车案上升，我楼下保安设施欠严谨。外边也确实冷，咱们是不是就这么说说话？

“大半夜骚扰我，竟是为聊天？”她马上恼了，挂了机。

但几秒钟后又打过来：

“列夫，还是你有远见。如今世道大变，资财重于一切，不可为一时激情冒丢车之险。再说几年不见，肯定都变了样，弄不好见了面，我会觉得你变得怪恶心呢。就这样聊聊天也好。”

我说那是。我也觉得我确实恶心。

三年多前，也就是罗姬转给我王漂亮名片的时候，正当我与罗姬正式离婚的六年多一些，我四十有余，四十一岁不足。

某天夜里，也是突然感到了今晚这种寂寞。当时压根儿没敢想过可以给王漂亮打个电话，因为这种让人难熬的孤独，很快就变成了从未有过的性紧张。

那一次紧张，导致一个荒唐事件的发生。我无法判断自己是不是从此就算是变成了无耻之徒。

事实是，在那个痛苦不堪的晚上，我仅仅打了一个小盹，竟奇怪地梦见一个不该引起我注意的女人。次日上班时，又撞上了这女人。

我所工作的办公楼，是高层，容量很大，除了我服务其中的领导机关，楼里单位很多，大部分是机关在前几年搞双轨制时办起来的各种公司。这些公司在向市场化过渡期间，经常进出一些新人，以致上下班时，挤电梯的人群里，陌生面孔一天天多起来。

在近半年里，有个女人我经常在电梯中看到，也没说过一句话，应当说互相间根本无动于衷。可是有一天下电梯时，她突然对我妩媚地笑了笑，好像还含蓄地点了点头。那天我打乒乓球出汗很多，热得难受，进电梯时只穿着背心，上衣随便搭在肩上，而这种样子，在机关里会显得很没规矩。兴许就是因此，才刺激了她的注意。确切地说，电梯上三面是镜子，她当时是在镜子里跟我做这番妩媚表情的。我便也在镜子里回敬了她一个笑，当时我意外地发现自己的笑容很失态，也就是颇有点恶心预兆。

后来知道，这个约摸小我六七岁的女人，是某公司内勤人员。她对我笑的那天，正是我四十一岁生日前夕。这个日子的迫近让我恐怖，想到今后的岁月可能会跟恐怖相伴到底，我的头发都要惊骇得竖起来。

正是那个晚上，我梦见了这个女人。竟然梦得很色情：

她紧挨着我看球赛，不知怎么竟然都裸着下身，并在众目睽睽下做起爱，简直可怕。

我的真实堕落发生在次日。既然前一下午我回报了她一个笑，她就有了底。这当然是后来才领会过来的。实情是，那天我进机关大楼，时间比平时稍迟，赶到电梯口，里面已人满为患。我是多年不迟到的好干部，心想电梯虽挤，但多塞一人关系不大，于是一头挤进去，这下就糟了。

当我意识到，自己贴身挨住的正是这个女人时，想躲也没处躲。

我出生在夏季，生日这天穿得很少。她穿得也一样少。更为奇怪的是，当时她居然面朝着我。也许在我不顾一切挤进电梯的那一刻，就是她面对面把我顺手牵驴拉进去的。

总之她当时与我脸对脸。这样她丰满高挺的乳房就紧贴在我胸口稍下的位置。我很快闻到一阵挥发着热量的生物气息，像发甜的草药味，又像微香的药皂味，后来才体察到，这是她情欲启动的特殊气息。

那时，我单身日子已过得太久。

电梯很挤，在这个小平台上，偶尔或必然相对的人们，此刻的眼睛一般都盯着楼层指示灯。不然眼睛对眼睛势必引出寒暄，那样人们除了忍受实在没什么话可说的尴尬，还得屏住气，以规避杂味呼吸。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我开始犯糊涂，居然延续着昨晚梦境中对她产生的奇妙情绪，暗中把双手弯了出去，不由自主托了一把她弹性十足的腰胯。这个动作，要从概念上定义，可以说是“亚拥抱”。

仅只一瞬间，我已意识到自己的出轨，赶紧缩回手。而她隔着裙子的成熟肉体，则立即产生了共振，整个身子可以说是

情不自禁向我怀里一投，同时她的眼睛也对着我的印堂位置发了亮，那乳房便索性贴过来，在我胸口稍下的部位，很柔软地并且是尽情地研讨了好一阵。

后来电梯停在某层，她到了站，似乎有点不舍的表情。

我则不得不上更高的楼层去。

如果仅此一着过失，悬崖勒马还来得及。而无可救药的是，我因此发现，这个很久以来引不起我注意的女人，竟然有着充分的韵致。而且，那天她接踵而至的一系列大胆举止，也把我的奇特感觉牢牢锁定，直至堕落事件完成。

当时我经过若干岁月秘书处工作生涯，已单独拥有一间带沙发的办公室。我的名字及房间号，印上大楼内线电话号码表，那张表会压在各关联部门玻璃板下。当这个女人在上午九点多，循此号码用内线电话打到我桌上时，我的脑子已经回味了一个小时她的胸部、腰部和眼神。

也就是说，她的电话来得趁热打铁，适逢其时，让我在劫难逃。

她直接问我，是不是只我一人在办公室。又问我为什么不去多功能会议厅，参加昨天通知的有关住房制度改革的总结会。

我听出她的声调由于明知道打这个电话需要冒一种风险而有一丝颤栗，这种冒险精神，又很能深为打动我历经世故的平实情感。于是我就及时说出了能够“对得起她”的话：

“我是在试着等待，看能不能得到你的信息。”

她笑了，声音很轻：

“其实你还不认识我。你连我名字都不知道吧？”

跟着感觉走，我竟直截了当实施了勾搭她的决策：

“这不重要。现在来吧，我等你。”——好像全是实话。

那天是我四十一周岁。我闭着眼，估摸着数她从楼梯口上来的脚步。听到她拐过九十度楼道，在门前稍做停顿，轻轻推门。

我睁开眼，看到她的奇妙表情。

她从容而老练，进了房间，先反锁门，然后站在门后（那里最安全），背过脸去，一动不动。直到我走近她，从后面揽住她的腰，把手向上移动，抚摸到她的胸部，她才默契地回过头，向上仰着脸等待。

我就沉默着吻她。

我说过，这天是我四十一岁生日。

后来我们嘴和嘴连接着，从门口挪到沙发前，身子由直的变成弯的。再后来，竟倒入沙发，借夏天的方便，用一种简约姿势，一鼓作气完成了身体结合。她呻吟大作的高潮当即到来，我生怕被人听见，用手捂她的嘴。她则朝我耳朵呼气：“没事，我知道，这一层楼里，现在只有咱俩。”

我说：“也是单身？”

她点头。

在后来约有大半年时间里，我一直按她的电话通知，如约到她的住处满足双方需要，频率一般是每周二至三次。

她住的地点，不在我所在机关宿舍区。这给我的行动带来便利。我可以避开熟人眼目，从容走进一座住宅楼，从容上到某层，从容推开留有一丝缝隙的门，从容被一个沉默在门后的女人抱住，从容接吻、上床。

面对这样的遭遇，我竟丝毫未动柔情。

不爱一个女人，而可以与她做这等事，令我愕然想起我曾经沧海的情感阅历，反思着与罗姬最终离异的隐秘缘由，领会了生命心理变异对于良好操守的腐蚀原理。

由于只有肉欲，而没有怜爱与恩情的依托，起初约会时，我都是在将要接触前有一点焦渴，完事后马上灵魂空荡，心如死灰，想要尽快逃离这种无耻，从此与她断交。但是经过若干天体能积蓄，欲念又来侵扰我变异的心地，将我曾经沧海的操守置于身后。结果就又去跟她厮混了。

于是我的堕落一天天加深，竟至无力自拔。

这样到年底的时候，我开始自审。

我已不算年青，日后人生，总得挨过。因而对一个甘愿把身子给我，而我也经过一段感觉后认为能基本适应的女人，似乎不该对她有所辜负。于是我把对自己有关责任方面的拷问要点，换个角度给她，以求证我的结论。一天上床后，我脸朝上问她：“我是否给了你足够幸福？”她表示肯定地点头，同时无比兴奋，驾轻就熟，骑马般跨到我上面来，像赛艇扬起白帆，并俯下脸，用她放荡的嘴唇贪婪探索。等她释放过第一批能量，我又问她：“你是否因为爱我，才跟我这样？”她仍是不做声地点头，开始为第二批能量释放作准备，脸色涨成更妖艳的通红。我说那我们考虑结婚，你同意否？她专注于把兴奋感受抛上欢悦的峰巅。突然紧闭眼睛，凝皱眉头，加剧胯下研磨动作，痛切地呻吟起来：

“哎呀我要来了！怎么这么快，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随着呻吟大作，她失去平衡，一下瘫软倾倒。

平静后，仍用她的大腿根压着局部做轻缓摩擦，终于透

露：

“其实有丈夫，远在沿海办公司，极少回来。”

我吃惊地翻起身。

她闭着眼摇头，懒懒地发布安民告示：

“这有什么？反正你是单身。”

她依照惯例，再抓摸一阵我的毛和发，作为散场谢幕。然后去大镜子前，自我观赏她暂时平缓了欲火的丰腴裸体。

那个冬天，我居然找回失落多年的灵感，写出一个中篇《情欲平台》，在冯骥主编的《星光》发表，后被晚报连载。到初夏，共收到四千元稿费。我靠工薪生存，刚刚在住房制度改革压力下买了房子，为此还接受了罗教授通过冯骥之手转来的一些货币增援。当不少早年与我同期起步的业余作者，经过奋斗早已成为有级别的作家，用版税可以买小车置别墅的时候，我的写作反而长年停顿。所以这点稿费对我来说，也很算一件事。如何合理使用它，成为我那段日子重要的筹划内容。

我已是单身，个人生活不需要更多，也没任何需要我用经济方式去特别牵挂的什么人。所以不容置疑，这点钱，应当用来给这个女人选购一份礼品在她生日那天送去。尽管我还一直不知道她的生日是哪天。

当这个计划实施前后，事情不知不觉出现着变异。

具体说，是我和她的做爱频率逐渐放慢。以前每周二至三次，她的积极性比我高涨，往往在前一天下午，便会迫不及待把邀请电话打到我办公桌上。半年多后有段日子，我需要集中精力写作，多次割舍约会，频率放慢到每周一次甚至半月一次。当我写作告一小捷，积极主动希望她增加约会次数时，她却在这段时间里反复说她很忙，往往商定了又违约，前后有两

个月没有成其好事。

在这两个月时间，电梯上已看不到她，她也不再用内线打电话，一些以“对不起，今天又有事，真的有事”之类的托词来奉行违约的通知，一般都是从街头公用电话亭打到我办公桌上，且都仓促匆忙，不待细问，已经挂机。当时我并不知道，她已离开这座大楼，跳槽了。

我一直盼着她的约会召唤。

终于某个星期一她来了电话，让我下午三点去老地方——楼外路口等她。这是上班时间，一般情况，周一下午都有工作例会。我问能不能改在晚上，她微显不耐烦，说她晚上没空。

我没能及时察觉她对我的态度已失去顺从。我请了假去偷情。这一回她没像过去那样酣畅放松，仅持续了不到十五分钟，她似乎还没释放一小批能量，就急着催我快点收场。当时门不知被什么搞得响了一声，她竟受惊似的赶我下床到阳台上躲藏。

她的异常反应让我困惑。我当时理解为这是头一回在白天里偷情造成的心理不适，并不知道当晚她已约好了另一个比我比她都年轻很多的男人。她的惊慌，是担心男人之间会意外撞上。

不久，我用四千元稿费，选到一枚红宝石钻戒，想着用什么方式送到她手里。而在那些日子，她与我约会的热度，早已降到接近零点，我连见她的面都变得非常困难。偏偏这时我却情绪上升，经常回味办公室的初次勾搭，在颓丧变态的心境中，对她身体的依恋奇怪地增强起来，甚至仅为了这个感觉，我也决意要动员她与我正式结合，“共度余生”了。

然而，就在我别出心裁选择一个天刚发亮的清晨，采用不

约而至的方式，静静守候在比她房门高出半层的阶梯拐角，准备等她一早出门，就迎面捧出钻戒，表达求婚意愿的时刻，却无意间看到了她糜烂的一瞬：

她经过一夜幽欢，正把那年青男人偷偷送出门。

在门口，她突然呻吟一声，紧搂对方，贪婪放荡地吻别。

旁观来看，这场景未免叫人起鸡皮疙瘩。

她或许以为时辰太早，楼道不会有人发现？或许一夜激情意犹未尽，一时欲火难耐，对一切都不管不顾了？其他性伙伴，她或许还有多个？

总之，她始终没有发现我。

——听到此处，王漂亮“呸”了一声，说：“拉倒吧戈列夫！”

我以为她是在为我的身心沦丧而痛惜，而愤慨。

岂知她却嘲笑说：“与其借着编故事意淫，不如真越过雷池，体验一回放得开的人生！”

不能怪她有这种曲解。在她看来，于男女关系上，我至今依然不可能超越谨小慎微、守土有则的“小男人”本分。

我想解释说这完全是真的，也正是因此，我才倍感人生苍凉。当新世纪开始时，我为今后选择自己的生活万分困惑，急需情感的温暖。

她却咻一声挂了电话。但马上又拨过来，安慰我说：

“做单身，有时会产生不良幻觉。自己找点高兴事好了，不然后要出意外的。什么时候有了魄力，想来找我也可以。”